

韩西山 著

张孝祥年谱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登记证号:(皖)01号

责任编辑:梁鸿猷

装帧设计:牛 昕

张孝祥年谱

韩酉山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0千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ISBN 7-212-00987-3/G·122 定价 5.50元

韓一自山編

張孝祥年譜

不敏之題



張紫微雅詞序

昔東坡見少游上已遊金明池詩有簾幙千家
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
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
玉雕瓊裁花剪葉唐宋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
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
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
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
也于湖紫微張公之詞同一關鍵始公以妙
年射策魁天下不數歲入直中書帝將大用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一

賦

金沙堆

洞庭之野吞楚七澤乘秋而霽天水一色
登高梳以掛席兮挿余舟之兩翼凌長風
以破浪兮駭掀舞於一葉橫中流而北望
兮何黃金之突兀觸白日以騰耀兮疑波
神之汎宅舟人告余曰此金沙堆也壁立
千仞衡亘百步靈鰲之背孤起以自暴兮
棄方丈而不負湧青城之玉局兮遲虛皇

宋刻本《于湖居士文集》

吉祥拜震道一拜具香信院

關徽即日恭惟

尊惟万福 吉祥少罪 越不致縣尉

院上

門下在途感慰聞以事授初賊

人曾指以國書然但閱日已久

關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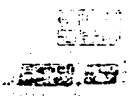
發求一書張影出

且與是聖交日多 漢書 卷完

心期罪必改也 傳少皇子之極

謹拜震區不備 吉祥拜名

為夫利濟多守 信先侍郎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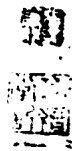


吉祥 昇拜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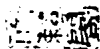
多卷上下均有休致此同筆

卷之七 卷第五 曾

付見 乃文出 畫傳 卷之七



台卷帖



江 穎 堂 再 拜



左右以何時來涇川



官名情況在否

學官

識明

途益不巴州縣渠張

涇川帖

淹久邪

臺閣須會

為右 此 台 再 拜



本非 昭春過序

臨存仰佩

敦篤之善不勝感著之極思早若如共

恭惟

神相

行李

名信 萬福 幸無 殊佳

見益以愧負馳此少致

謝悃

右謹具呈

應辰提幹校書年契兄

六月

年字張 字祥 劉子

臨存帖

五前



柴溝有

甚至

不加

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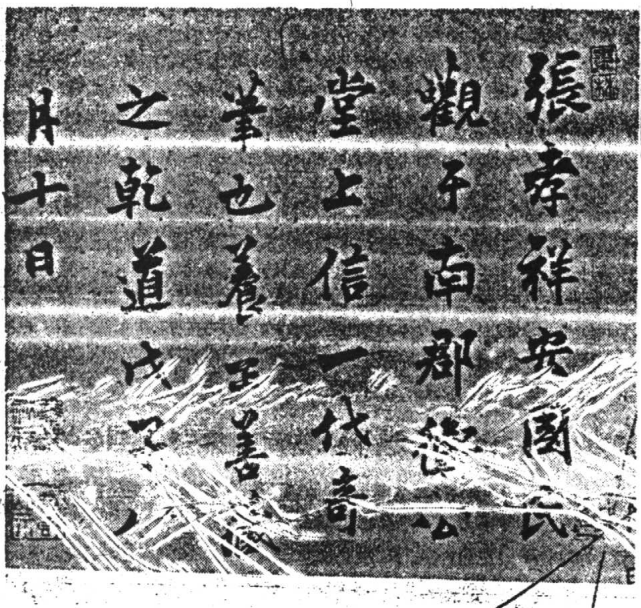
面索

卷正光

柴沟帖

知在皮曾
侍見否 才文出盡
學苦之字 遠從不
若吾度此 幸勿必
歸寺人了 吾一物為

休祥帖



題黃庭堅《伏波將軍詩卷》后

丙戌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游水月洞仲欽西
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上為
亭面山俯江搭登檻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
道深來水潦方張朝日在牖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
欽欣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名之余與
仲欽頃同官蓬廬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
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之以鳳鳴於
天朝也今亭道東鄉散叡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
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
書巖石記其所以張孝祥記

桂林象山水月洞摩崖石刻《朝陽岩記》

淮賦仲飲朝陽亭亭在遠原復合朝陽作鳳鳴江寧王聊
 此駐僧程南賻
 沛以臨雙闌東望仙家屋去城日上白門兵氣靜春條
 淮浦晴閣半遙憐兵坊交素省時下滄浪自耀纓明幸
 念為桂州仲飲以常茶官中人若若安西提點刑部
 公事又明年余罷去仲飲自秘閣官歸家蓋仲飲嘗遊
 朝陽亭之樂之於公行也仲飲置酒旅上以俟賓客
 而余則可以事修乃不盡魚之詞以記余與仲飲事
 契如此者初無異日之雅約之空表相誓一牛鳴不
 動吾輩水程天接汝元通外彼地連國瓦埃土概
 然倫盟也
 此見心王係个不無也此亦鳳閣學臺有虛位請君送此
 板朝纓所賜得酒作雷鳴痛飲狂歌不自程上上成間
 主運方歸一更接彼為萬感不底此地江鴻業盡與
 去更致太平伏惟壯心移下已須更為共注也

桂林象山水月洞摩崖石刻朝陽亭詩

《张孝祥年谱》序

吴孟复

文史研究，学识为先。欲赏奇与析疑，先知人而论世。然知人论世，其事实难。史有缺文，事鲜定说。年里出处，或费稽寻；师友交游，亦有待考；其人先后所见或异；他人恩怨之口尤歧。国史所记，未必无非；家谱乡谈，复多附会。自非编年考实，何由补缺订讹？

王白田之谱考亭，别朱陆之本异；蔡上翔之谱介甫，明熙丰之非奸。年谱之用，于斯为大。本世纪来，王国维先生谱耶律文正，邓广铭先生谱辛弃疾，皆以文家之年谱，为治史之先驱，文史相通，以文证史。张孟劬之谱玉溪生，则考史事以笺诗，本事明而诗意见；王璜仲之谱沈寐叟，则通汉宋而贯儒佛，以年谱为研究之通途。于时，梁任公、胡适之论研史之法，皆以作谱为先。钱宾

四在无锡中学任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胡君见之而大喜，遂荐之北大，延为教授，一时传为佳话焉。

余始成童，负笈鸠兹。段熙仲先生为迷梁胡之旨，勉以立足考据之门。洎入国专，从唐蔚芝、陈石遗诸先生治经史与诗文。时读方、姚、梅、管文集，师因命作《梅伯言年谱》，既成，发表于《国专月刊》，今已六十年矣。前数年，王璠仲先生来书犹言及此也。余时复作《宛陵年谱》，军兴中辍，直到六十年代，在合肥师院，复理旧业。又遇动乱，书未印出。然年谱之有益，作谱之甘苦，实亲尝而深喻焉。

六十年代初，余在合肥师院图书馆司古籍。领导旋嘱在中文系兼讲宋诗文，时唐宋教研组中群贤辐辏，老者如李吉行君，中青年如刘学锺君，余恕诚君，韩西山君等等，皆彬彬儒雅，各有专精。韩君博治诗文书词，而尤专力于张孝祥词之研究，已着手为作年谱，李君每为余言之，深深推重，刘、余诸君亦相佩服焉。余素爱于湖词，尤喜听君之议论。披却导窾，抉幽发微，精思妙义，足启神思，庶几古人所谓“说诗解颐”者也。旋经十年动乱，而君未尝一日废书。前年，出版《张孝祥评传》。余读其书，观其含英咀华，体大思精。以马列之精义，发文史之渊微，考镜源流，钩玄提要，信能深远自得，遂使读者掣然当心，此非呶唔咕毕之书生所能到也。今年又以《张孝祥年谱》见示，网罗益博，考订益精，继王邓诸老之业，而贯以新知，益造邃密。析而言之，有美四焉。

其书既博史志谱传及诸家笔记，复搜及于湖同时诸人之列集，实事求是，言必有征。夫有宋一代，其文多繁，若雪山、平园、考亭、放翁诸集动辄数十百卷。披沙取金，其勤可想。其美一也。宋人思想活泼，记载繁多，传信传疑，议论不一。韩君纵横比较，一一考核，去伪存真，由此及彼，推闡入微，识解宏通，通人之作，

固不同于凡响。其美二也。谱于湖一人，而一代之人物事件，历历在目；论当日之国势与政局，而于湖之诗词书艺与南宋之学风文风，又皆因之以见。不为为治词学者所当读，亦是研究宋史、宋学者所宜取资。其美三也。事繁而有要，言简而皆赅。谱虽旁行斜上，其中则有述有论，详略得宜，且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其美四也。合四美而成一书，与《张孝祥评传》相辅相成，足以论世知人，赏奇析疑矣。

抑又思之，吾皖学术文章在清代，盛于雍乾嘉道。钱仲联先生为拙集作序，谓“有清三百年，治方术者多矣，而皖学术为尊”者，是也。然自光宣而后，老辈次第凋零，人往风微，不特方、姚、江、戴之绪，难以复闻；即王、邓诸老之得自皖人者亦未能还之皖人。今又数十年矣。青年既罕闻先辈之风，乃或轻家鸡而重野鹜，途径不明，方法不知，欲速而适以不达。余窃不自揆，妄欲述皖学之盛轨，以待来彦。而以人微言轻，收效甚鲜。今韩君以通雅之才，当坛坫之地，复以《年谱》《评传》诸书示知人论世之法，所以游文章之林府，扬先辈之清芬。必能浚发巧心，掖起英少，庶几皖学之复盛。余虽老病，犹拭目以待之。

庐江吴孟复谨序